



「曾經歲月系列」 新竹中學：憶往敘今

■ 文·李偉宗 2012-05-03，於南加州海濱

數十年前的新竹市，座落於東山路底和十八尖山下的新竹中學，從山上往海的方向看去，左有新竹縣立一中，右有省立新竹商職，再右有交通大學。從那時候新竹公園和動物園附近的東山路口一直到竹中校門，東山路逐漸升高。在校門口居高臨下順東山路遠望下去，只見道旁樹木矗立，左有房舍，右有稻田。這是我腦海中數十年前當中學生時候的景象。

從竹師附小畢業以後，我考入了那時候新竹中學初中部。那是在台灣所參與的最後一次的升學考試，其後便一路保送到新竹中學高中部，之後又保送到台灣大學電機系。因此，此文包括了在新竹中學的六年時光，三年的初中和三年的高中。

如同我無法分開竹師附小和高梓校長，我也無法分開新竹中學和辛志平校長。她和他都是我和其他同學們無法忘懷的人物。如同竹師附小一樣，新竹中學也培植了很多人才；許多畢業生們留學海外、創業異邦；也有許多畢業生們留在台灣、事業成功、發光發熱。

凡自新竹中學畢業的人都知道，那時候的竹中除了出口優質的學生以外，還有三項特點：其一是每位學生必須學會游泳，通過游泳考試之後才能畢業；其二是每年冬季時每位學生都必須參加越野賽跑；其三是竹中有優良的合唱團的特殊傳統。

那時候在新竹中學，夏天的體育課都是在新竹縣立游泳池那裡上的；冬天的早晨在升旗儀式之後，學生們便開始結隊繞著操場的跑道慢跑。曾有一段時期，全世界盛行著慢跑和晨跑的風尚，而我們的辛校長在數十年前很早就深知遠見地洞悉了慢跑的種種優點了。我此生數十年來的慢跑習慣，不無受到當年在新竹中學時辛志平校長的影響。已然過世的辛校長（1912～1985）在新竹中學及其眾多的學生們的成長過程中付出了他的不可磨滅的深厚影響。帶著眼鏡及操著一口廣東鄉音的辛校長得到了那個年代竹中畢業生們的永恆的懷思。如同那個時候的高梓校長在竹師附小所強調的一般，辛志平校長在新竹中學也強調智德體群四育兼重的教育過程和目標。在竹師附小畢業後進入竹中初一時，我被編到楊榮祥老師擔任班導師的初一乙班。我們是新生，而楊老師也是新師。那時候，楊老師畢業於師大生物系，服完了一年的預官役後，回到竹中母校初次任中學教師。

猶憶那時候師生們初次相見的情景：在操場上，學生們依身材高矮排成三行（我剛入初一時是班裡最矮者之一，但三年後初中畢業時卻是最高者之一）。同學們首度相見，尚不相知，無法選舉班長。楊老師指派我為首任班長，讓我站在班隊伍的右前端。爾後在新竹中學的六載中，我也曾多次以所謂民



主的方式被選為班長。

那時候楊榮祥老師所留給我的印象是：敢負他人所不敢負的責任，敢講他人所不敢講的話，敢不依照陳舊的、老套的方式做事。楊老師積極地鼓勵並激發學生們的自動、自發、自主、合群與朝氣的精神。那時候，每個班需要有一個班名或者代號以及班旗。經過民主方式的辯論、討論和舉手投票後，初一乙班在其後的三年當中便被稱為“朝氣”班。那個相當響亮的“朝氣”班名帶給同學們些許團體性的驕傲與自豪。朝氣班的所作所為與其他班確有不同，而具有其獨特的班風。

初一的博物課是主修生物教學的楊榮祥老師所教的，他有科學的背景及生物學的專長。他在教課時在黑板上儘量用圖解的方式講解，增進了學生們對於所授主題的瞭解，並且使每堂博物課都充滿著吸引力和興趣而非枯燥而無味。猶憶那時候我在博物課時喜歡記筆記，那是一件我深感興趣的事。

有時候，楊老師教到某一段落，他會叫大家把課本及筆記本收起來，離開教室，爬到學校後面的十八尖山上去。我們一面爬山，一面聽楊老師解釋沿途所見的岩石、植物及蝴蝶的種屬等等。有時在山頂的亭上，大家玩遊戲及表演歌舞。有時大家沿著亭旁滿佈著野花雜草及林木的陡峭山坡上，攀爬著下去探險。那實在是一段難忘的好時光，朝氣班決定將山上的亭子命名為朝氣亭。那時候圍繞在朝氣亭四周的青春氣息與歡樂氣氛更加激發出同學們學習的熱誠及創作的靈感。多少我們的歌聲發自於十八尖山的山巔啊！

從朝氣亭居高臨下，我們能看見近處的竹中和竹商的校舍與操場，也能遠眺遠方的碧藍海影及海邊機場的銀翼閃閃；山海之間

的紅黃藍綠百色，及相雜的房舍、工廠、窗、林木、田野。有時候，我們把朝氣班的班期舉上山巔，那以綠為底而襯托出一隻白色鴿子的朝氣旗班在山風中飄揚。

初中一年級的春假之際，我們去陽明山、北投和那時候仍有的台北動物園旅遊。在那次旅行的前後，楊榮祥老師再度表現出相當不凡的領導力。一般學校的春假旅行僅只出去玩玩就算了，但朝氣班的春假旅行則充分地表現出我們的週詳的計畫和適洽的分工。楊老師把朝氣班的同學們分成幾組，給每一組分配了特定的工作；計劃中的目標是：旅行歸來後，朝氣班的全班同學們將分工合作，以團隊的精神出版一份具有雜誌性質的“朝氣刊”，記錄下大家在旅途之中的所見所聞和所感所思。

在春假的旅途中，在秀麗的山水間，我們在遊樂之中不忘學習：地質的形態，岩石的結構，動植物的種屬學名等等，將沿途的所觀所感均草草地記錄進筆記本中。旅行歸來後，每組的同學們花了一段課餘的時間，用文字、圖畫並以幽默的方式描述出那組同學們所負責的某段旅程的特色以及相關的學習心得。經過一番課餘的努力之後，油印出來的朝氣刊終於出版了，雖然沒有甚麼特別了不起的內容，但其誕生歷經了集體的創作的過程，參與其事同學們均覺到了成就了某項事業的滿足感。在遊樂之中不忘學習的教育方式比起死讀強記確實有效甚多啊！在楊老師的影響下，我們的創造力及好奇心不斷地被刺激與增強。

若我的記憶無誤，在做了我們一年的班導師後，楊榮祥老師接到了一個臨時召集令，被徵調去軍中擔任支援美軍的翻譯官。從初二開始，我們的班導師換成為那時候專精體



育的謝淵泉老師。楊老師一年後退役，回新竹中學當高一甲班的班導師。我初三畢業後被保送入新竹中學高中部，很巧地楊榮祥老師又成為我在高一甲班的班導師。

竹中那時的高一甲班雖然已非朝氣班，但在楊老師的指導下，高一甲居然發展成為在各種學校的活動中都名列前茅的班。我們那時候幾乎是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常勝班。導師的領導和學生的組成當然都是不可或缺與不無關係的。以前在朝氣班時，楊老師教我們博物；後來在高一甲班，楊老師教我們生物。

在我高二之後，就再也沒有被楊老師教過了。雖然如此，楊老師在我的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楊老師那時候不是用老師的威嚴來對待我們那些中學生們，而是把自己當成類似於大哥或朋友一般來對待我們。在他當我們初一乙班的班導師時，我們在課餘或週末常常去他家，在樓上他的小屋裡聊天或玩遊戲，有時打撲克牌，有時聽他拉小提琴。那時候楊老師的左下巴略為突出，是多年練小提琴所練出來的，因為拉琴時琴是被架在左肩頭與左下巴之間的。我曾在那時候的新竹市中山堂裏聽過他和他的樂友們合奏小提琴協奏曲。因為他在音樂上的造詣，楊老師也成為那時候新竹中學樂隊的指導人。我這一生有不少的憾事，其中之一便是當年未能加入竹中樂隊。

在那個高一之後的暑假，為了在高二時重新編班之後大家未必能夠繼續在同一個班裡當同班同學，高一甲班的同學們和楊老師在竹中後面的十八尖山下露營了數日。白天，我們到處奔跑遊戲，攀爬於滿佈相思林和蕨類植物的十八尖山上，在樹林中的防空壕旁

生火煮飯炒菜，去新竹縣立游泳池那兒游泳玩水。夜裡，我們聽楊老師指點浩瀚夜空裡的閃爍的星座。帳篷裡，油燈下，我們一面揮手打蚊子，一面傾心相談，夜以連日，直至次晨。那時候我們正值成長的青春年齡，所談的不外是對少女的傾慕，純一色和尚學校裡的男生們對於女生的可望而不可及的心中困擾，以及對於人生的疑惑和不解。晚上，到營帳外空地上小便時，見帳棚上被昏黃的油燈所映照出來的人影；深吸清涼夜氣，舉首望星月穹蒼，心靈上有一種清明舒暢之感。

記得當夜在帳棚裡，有我的兩位好友陳朝欽和葉榮嘉。那時候，除了放學後留在教室裡一塊溫習功課之外，在無邪的我們之間有著相當清純和溫暖的友情。

朝欽在西門街上的家與我在中華路上的家較近，我們常相往來。朝欽的父親早逝，母親一人辛苦地把孩子們帶大。朝欽那時候必須要協助他在那重擔之下掙扎著的母親，因此在校園的生活裡面不免缺少了一些他的身影。但朝欽很珍惜他在竹中的日子，也很愛讀書，從小立志要讀大學，甚至要出國唸書。

那時候榮嘉的父親務農，當時家境不太好。我曾去過位於新竹頭前溪南畔在新竹市這邊的他家的農舍。我至今猶憶，那是個颱風天；我們坐在簡陋的農屋裡，望著落雨紛紛的灰暗天空，聽著淅瀝的雨聲和間或傳來的雷聲；隨興之所至談東南西北、古今中外。那個颱風天的河水高漲的河畔農舍，其形其影至今仍存在腦際。那個時候，我僅是一個十幾來歲的少年；而此刻回想之際，我的雙鬢已白。

2012年1月12日中午，在台北捷運芝山站旁的強強浪剛剛鍋餐廳裡的一個新竹中



學的聚餐會裡，我終於見到了數十年未見的陳朝欽；那重逢的喜悅自然不在話下。朝欽從新竹中學畢業之後，經歷了四年的海洋大學漁業系，兩年的美商泛大西洋航運公司的航運生涯，於 1969 年進入原屬美援機構而後改組為政府機關的農復會（中國農村復興委員會）。從農復會到農業委員會到漁業部門，朝欽曾有三十多年的成就與貢獻。在那期間，他曾經多次出國研修與開會，如 1972 年到日本東海區水產研究所研究，1976 年到美國 NOAA 的地球資源衛星觀測中心研究，也出席了數次國際海洋會議如 APEC 海洋會議等。1979 年，朝欽如願獲得公家保送出國留學，於 1980 年在美國密西根大學天然資源學院研究所（School of Natural Resourc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拿到碩士學位，其專長是“人造衛星在漁場探勘上的應用”。此外，朝欽於 1983 年起在海洋學院兼任講師以及其後的副教授，1988 年也在高雄海專授課，並於 1986 年獲得公務人員甲等特種考試優等及格。知道了朝欽在那些毫無連繫的數十年當中擁有那麼多的連繫，我的心中極為欣慰，並也頗以為榮。在家庭方面，在朝欽所建立的家園裡，有一位溫柔賢淑的老婆，育有兩子，加上母親，一家五口，和諧美滿。朝欽的兩個兒子都學醫，老大在台灣，老二是哥倫比亞大學（University of Columbia）博士，畢業後在 New Jersey 的 Roche Pharmacy 工作。

在一篇為了竹中同學會而寫的有關於他自己的簡歷和感言之中，朝欽寫道：“……我是個基督徒，我真心感謝我的天父上帝，這一路來的帶領、引導。……退休後，我自認身體還算健壯，家母已 90 多了，需人陪伴。而社會之老人問題於此時正趨惡化，所以我

決定投入老人的服務當起義工，在天主教聖若瑟失智老人基金會失智老人養護中心暨萬華區老人服務中心從事志願服務工作。陪伴失智長輩是特別需要有耐心、愛心，我在這裡深深領悟到「施比受更有福」的道理。我相信，生命經歷苦難的琢磨，將更顯堅韌。世上沒有永遠不變的情勢，只要有一個明天就有無窮的希望，我憑藉這信念，走過近 3/4 世紀，而未來的我仍將本著這信念繼續走完人生。”讀到這樣的文字，我能不為我的老同學和年少時的好友而感到驕傲嗎？

葉榮嘉在新竹中學畢業後，考入位於台南的成功大學建築系，畢業後開創及經營建築設計公司。當台灣從仍然貧困的境界一步步逐漸邁向經濟奇蹟的漫長過程之中，榮嘉的事業也一步步逐漸成長茁壯發達，後來可說是已屆飛黃騰達的地步。數十年沒有連繫之後的 1984 年底，在我從美回台參加一個“近代工程技術討論會”的幾個星期當中，我終於有機會在榮嘉的位於北投的豪宅裡與他重逢。在那個時代，榮嘉在北投的豪宅著實令我目瞪口呆。一進大門第一個入目的就是室內游泳池。向下走到地下室，見到溫泉浴池，北投的天然溫泉直接貫注入此池。樓上的巨大客廳裡可以同時容納三十幾位來賓開會。我猶憶榮嘉當時對我說：“大門外的溫泉溪裡的水可以用來把生蛋煮熟。”從他的住所可以見到他的事業成功的情況。當晚離開他那個位於北投溫泉溪旁豪宅時，我難免會想起數十年前在他那位於頭前溪旁的簡陋的農舍裡與他共渡的颱風天裡的幾個小時啊！

其後在 1989 年的二月，在榮嘉飛來美國南加州探望他的當時在南加州大學就讀的大兒子時，我們第二次重逢。再後，我在新竹科學園區附近花了約有六年的時光從事於



創業及協助朋友創業，而那時榮嘉在新竹市清草湖附近開發了一個稱為國家藝術園區的特大房產計畫。我那時住在竹北，曾經去拜訪過他；他曾請我去新竹市北大路的一家小吃店吃可口的道地新竹小吃，之後去新竹另一家冰果店喝著名的木瓜牛奶。

榮嘉在他龐大的國家藝術園區裡開創了一個雙語小學，為了紀念他的父親他命名該學校為清山雙語學校。在學校開幕的那天，我代表我的科技公司送去了盆景當做祝賀，也在開幕儀式的會場見到了也是竹中校友的李遠哲博士以及當時的新竹市市長蔡仁堅，並也看到了當時的章孝嚴即此時的蔣孝嚴所送給他的祝賀學校開幕的字畫。竹中畢業時，葉榮嘉與章孝嚴是在高三己班的同班同學。在新竹中學的那些年代中，我說實話從未聽說過有關於章孝嚴的故事，真可說是後知後覺啊！到後來才從媒體上獲知章孝慈和章孝慈兩位學生兄弟的事情，但直到 2011 年同學們在籌備我們那屆五十年同學會的過程中才確切得知原來章孝嚴就是我們當初在竹中時的同一屆同學。

在我們那一屆的同學裡面真正是人才濟濟、臥虎藏龍啊！而葉榮嘉的成就尤其顯著突出，因此他在新竹中學校友會裡面一直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除了他在建築界的成就之外，我逐漸得知榮嘉也是台灣相當著名的收藏家，曾贊助過如楊英風等的藝術家（經由葉榮嘉 財團法人葉氏勤益基金會）。

那個中午葉榮嘉請我吃小吃的時候，他聽我說過幾次我相當欣賞和景仰陳文茜女士，他便提問：“你願不願意見陳文茜？”我說：“當然願意！”但後來有相當一段時間與他沒有再連繫，此事便不了了之了。他也曾提過一件久遠以前的故事：當年，在

國民黨專政的時期，許信良在秘密離台而前往他國的前一天晚上，曾與辛志平校長和葉榮嘉相聚。這真是台灣歷史的一個小插曲啊！

在我離開竹中進入台大之後，基本上便與楊榮祥老師失去了連繫。在數十年的空白期中，我曾在 1980 年代的最初的五年之中，在南加州的橘郡 (Orange County) 的一個中國餐館裡，與其他兩位同學蘇義珍和鄭蓉正重逢了那時候在 Nebraska 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楊老師。在那次重逢之後又是一段長長久久的空白。直到 2012 年的一月。

2010 年 12 月 10 日至 12 日，籌備了半年多的新竹中學 1960 班的五十週年同學會在母校舉行。如此重要的一件大事我居然沒有參加，原因是：先前太太老早付了費而訂好的前往歐洲的 Adriatic Sea 之旅遊與此同學會的時間相衝突。雖然不無遺憾，但經由同學們所拍的照片及 videos，我基本上看到了大部分的活動及老師們和同學們的臉孔。我也將所有的照片和 videos 置於我的兩個網站上的“憶竹中”的網頁上面，與所有連繫到的同學們和老師們共同分享 (<http://www.aapoe.net/taiwan013.html>); 以及 <http://www.1china1.net/taiwan013.html>)。



● 2010 年畢業五十年的同學會在母校舉行

2010 年 10 日至 12 日，畢業五十年的同學會在母校舉行，筆者因先早已計劃前往歐洲旅行而無法參加。

2012 年一月，我回台灣三週，其中去了三天 Bali 島。1 月 11 日，我清晨即起，乘台灣高速鐵路車前往新竹，在竹北高鐵站下車，乘計程車抵達楊榮祥老師位於新竹市青草湖附近環境優美的他的家。這是數十年空白之後的重逢，很高興看到 80 歲的楊老師仍然是風度翩翩，也見到師母。在客廳裡相談了一段時間後，老師帶我乘電梯到二樓的書房。在雅淨的書房裡，我看到中華民國科學教育學會於 2009 年 12 月 16 日所頒給楊老師的終身成就獎，獎狀上面印著：“楊榮祥先生致力於科學教育之研究與推廣，成就卓著，榮獲 100 年度終身成就獎……”。此外，楊老師給我另外一項獎：East Asian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Education 於 2009 年 10 月 22 日經由其 President Masakata Ogawa 所頒給楊老師 (Professor Jong-Hsiang Yang) 的 EASE Distinguished Research Award。楊老師笑著解釋他為何會有兩座類似的 EASE 所頒的獎牌，原因是其中之一有一個錯字，即“East Asian…”被打錯為“Ease Asian…”，因捨不得丟掉而把兩個獎牌都放在書架上。

在楊老師家，我繼續與他談到我們小時候與他相處的往事。他說他那時還年輕，喜歡玩，所以把我們當做小老弟們一樣對待。我也向他提起當初在他家玩時與他的小弟楊榮宗也熟，楊榮宗那時年齡與我們相近，有時與我們在一起玩。楊老師臉色稍轉嚴肅地提起說：他的小弟榮宗當初是台灣大學海洋研究所的所長，在一次為台灣電力公司核四廠從事一項與海洋汙染可能性相關的海底勘

測事件中不幸意外過世，年僅 52 歲。因我在來之前原先實不知此事，故而無心地提起了他的小弟楊榮宗，卻引起了這段必然會使他傷感的往事。向楊老師告別，他送我到社區的邊緣，我們互相揮手。回到美國的家後，我將拜望楊老師時所拍的照片和 videos 置於我的兩個網站上的“憶竹中”網頁 (<http://www.aaapoe.net/taiwan013ahh.html> 及 <http://www.1china1.net/taiwan013ahh.html>) 與大家共享。



● 2012 年 1 月 11 日前往台北拜訪高一生物老師楊榮祥

在新竹中學，另一位對我有較深影響的老師是初中國文老師朱守亮先生。我之所以不能忘懷守亮老師有數因：除了課本以外，朱老師從博覽的群書當中蒐集了許多相關的資料來補充學生們的知識，如中國文字的多種來源以及許多的趣聞和掌故等等。原本似乎比較枯燥的國文課，因而變得頗有興趣和具有吸引力。那時候，我上國文課時所喜歡做的便是在課本的邊緣和筆記本上寫筆記，而把筆記上面所記錄的與課本上所讀的視為同等重要。

如同其他的傑出的老師們一般，朱守亮老師與學生們不僅僅有課堂上的正式的師生關係而已，在課堂外也與學生們培養出親切的友情。猶憶那個時候，朱老師還不太討厭我。有時在課餘，我會相邀幾位同學到老師宿舍，在那裏與老師聊天南地北，欣賞他的



書架上的群書。我那時候覺得老師很喜歡購買書，也喜歡勤勉地博覽群書。有時候，老師會提起當初他在師範大學讀書時當家庭教師賺取學費和生活費的往事。我後來才知道他購買群書的錢都是在他當家教時賺得的。

我從新竹中學畢業以後，就與朱守亮老師失去聯繫，而那數十年的空白在 2012 年一月總算停止。

我於 2010 年中旅遊大陸回美後，收到一些竹中老同學們開始發起我們那屆的五十年回校同學會的資訊。我也在我的兩個網站（“亞太世紀”網站：<http://www.aaapoe.net/index.html>，以及“一中一世紀”網站：<http://www.1china1.net/index.html>）上建立了取名為“憶竹中”（<http://www.aaapoe.net/taiwan013.html>，以及 <http://www.1china1.net/taiwan013.html>）的特別網頁，協助大家聯繫同學們並互相分享資訊、照片、文章等等。在這段時期中，老同學們之間有很多電子郵件的往來，被邀請參與安排同學會之旅遊部份的旅行社也幫著將同學會相關的資訊傳遞給沒有電腦或沒有電子郵件的同學們和老師們。

2010 年 9 月 17 日那天，我突然收到一封朱守亮老師的來信。那是五十多年來第一次，真正是喜出望外的一件事。我立刻從美國加州撥電話給台北木柵的守亮師，撥了三次後總算與老師通上話，談了很久才掛斷。數日後又收到守亮老師寄來的“回首來時路”一書。我的太太先拿去看過後，我接著看。讀遍了所有的文字、看過了書中所附的所有照片之後，我寫下了我的讀後感，並將此文置於“憶竹中”網頁上與所有的同學們和老師們分享。此文在之後也被登載在新竹中學校友會的第 38 期（2011 年 2 月）會刊上。

在那之後，我又打了幾次越洋電話給朱老師，與他暢談。

2011 年當中，朱守亮老師的“心靈深處”（共有上、中、下三冊）出版了。朱老師的在 Microsoft 工作的次子朱允誠將此三冊的 PDF 電子檔案以電子郵件附件的方式寄給我，我立刻將它們置於“憶竹中”網頁上與大家分享。

從 2010 年中至 2011 年底，我除了打了幾次越洋電話之外，也經由朱老師的女兒朱莫的電子郵件間接地與老師聯繫。2011 年底在經由朱莫而寄給朱老師的一封信中，我寫說將於 2012 年一月回台灣三週（包括其中的三天往遊 Bali 島），到時一定會去拜望朱守亮老師。

2012 年 1 月 10 日晨，我乘台北捷運車前往木柵。從木柵捷運站乘計程車前往指南宮山下的入口。剛上山時沒注意到老師家的門牌號碼，一直往山上爬，幾乎爬到了指南宮。用手機打了電話給朱莫和朱師母後，才下山往回走，總算找到了朱老師的家“亦園齋”。

在半個世紀後重逢，我很高興見到 86 歲的朱老師，也第一次見到朱師母。老師的身體相當硬朗，每天游泳 1000 公尺。老師和師母帶我參觀亦園齋屋外的庭院，老師指著那些眾多的花草植物說那些都是他親手栽種的。我也見到他們家那隻友善的會盪鞦韆的母狗“Lulu”。

在朱老師的書房裡，我們師生兩人傾心而談。老師指出書架上他所寫的幾本中國古文學相關的書，並從書櫃裡拿出當初他在師大讀書上課時所記的數十本筆記。坐在書房裡靠牆的沙發上，我向老師提及說：前此我所知的有關老師的一切資訊我都已置於“憶



● 2012 年元月前往本欄指南宮拜訪朱守亮老師

竹中”網頁上與大家分享，老師的”心靈深處”三冊的 PDF 電子檔案（他的次子允誠所寄來的）我也已置於”憶竹中”網頁上，所有的竹中同學們和老師們都能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在網路上在線閱讀。朱老師應後略帶哽咽地說：”……現在最重要的是我希望親朋好友們知道我的狀況，我過得好好的，請他們放心……”

在朱守亮老師的”回首來時路”一書中有如下的一段：”……五十多年來，先後在新竹中學、北二女中、政治大學、韓國成均館大學、東吳大學等校專任；淡江大學、文化學院、空中行政專校等校兼任。初中、高中、專科、大學、研究院；男校、女校、國內、國外、不同的學校；年齡、性別、動機、目的、志趣、理念有別；甚而風土習尚、文化背景也不盡相同。……”從以上的簡歷可以清楚地看見朱守亮老師的”志在教育”的生涯是完整的和無所不包的。守亮師始於貧困、歷經艱苦的流亡讀書歲月、軍中的不懈努力、大學及研究院的勤奮深追，一步步地達成了他的”志在教育”的人生目標。而在守亮師初出道時即身受其薰教的那時候在新竹中學初中二年級就讀的我而言，當然更是心存敬愛的呀！

離別時，當我順著指南宮的山徑階梯往

下走時，向站在亦圓齋大門口的朱老師揮手，他也向我揮手，我們互道珍重。我為朱守亮老師的”回首來時路”一書所寫的讀後感的最後一段寫道：”……讀完守亮師的”回首來時路”，從書首至書尾，我看到一位我所敬愛、神所護祐、出生貧困、艱苦流亡、力爭上游、永不放棄、有情有義、徹底誠實、在教育界具有深廣經歷的性情中人。全書無一絲不實、無一絲矯飾。我很驕傲曾被朱守亮老師教過。”

在竹中的老師當中，有一位比較特殊的老師，就是已故的張忠棟老師。他是我在高二乙班時的班導師，同時也教我們歷史。在那短短的一年當中，我記憶中最深刻的是：個子頗矮的他曾經叫我幫他把他所寫的一些文章謄寫到稿紙上去。之後，我就與他沒有了任何的連繫。在我來美國留學之後的日子當中，曾偶爾在報章雜誌上讀到過有關他的一些消息。後來在臺灣歷史辭典中讀到有關他的資訊如下：”張忠棟：年代：1933-01-01 至 1999-06-11；字元恢，曾使用「何言」為筆名。漢口市人，出生於江蘇無錫。1973 年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哲學博士。從 1963 年 12 月起，張忠棟開始任教於臺灣大學歷史系，直至 1993 年提前退休為止，為該系奉獻了 30 年的生命（並曾任中央研究院美國文化研究所〔今歐美研究所〕合聘研究員）。同年 10 月，系務會議通過推舉他為臺灣大學名譽教授。其學術生涯，最初以美國史、中美關係史為重心，自 1970 年代末期轉向現代中國、臺灣自由主義人物的研究領域，成果豐碩。隨著臺灣外在局勢的變動，在「國家多事」的局面下，自我期許能善盡「大學教授的言責」，開始執筆為文，大量發表政論，



鞭策臺灣走向民主化、自由化的理想前景。晚年雖身罹肝癌絕症，仍持續參加各種政治社會活動。1991年張忠棟擔任第二屆國民大會民進黨籍全國不分區代表，1996年卸任。1997年7月因不滿民進黨與國民黨合作「修憲」，又宣布退出民進黨。張忠棟為自由主義者翹首以待的理想生活世界，得以挺立在真實並且可以碰觸得到的土地上，身體力行，是當代臺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之一。……”

此外，台灣大百科全書對於張忠棟老師也有如下的描述：”張忠棟（西元1933~1999年）字元恆，筆名何言，湖北省漢口市人。求學先後就讀過臺灣省立台南二中、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學、碩士、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歷史學碩、博士。民國52年（西元1963年）起進入臺灣大學歷史系擔任講師，並被派往美國進修西洋史。取得博士學位返台後除仍在台大任教外，並受聘中央研究院美國文化研究所（現歐美研究所）擔任合聘研究員。張忠棟的學術生涯最初以美國史、中美關係史為主，後來以研究現代中國與臺灣自由主義人物為其學術專長，起初他的自由主義中又帶有民族主義的色彩。他非常關心時政，當他在美國時，尼克森訪問中國，他曾寫出〈奮起圖強〉寄回臺灣發表，其中提出：「國家處境艱難，外交日趨孤立，大家應挺身而出，力挽狂瀾」。他希望大學教授都能勇敢的走出來，而不是一味關在學術的象牙塔裡。他在自由主義學者中特別推崇胡適、殷海光、雷震等人，這些人是在建構其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的重要思想資源。但他的思想也非一成不變，他的文章一方面凸顯西化傾向的自由主義者，對強

調回歸鄉土是否可能造成保守派勢力轉強的疑慮，另一方面抱持著「民族主義」的色彩，對於鄉土走向何方持有一定保留的態度。但隨著臺灣政治社會的發展，張忠棟的自由主義色彩越趨濃厚，相對的民族主義的色彩漸轉淡。逐漸地他開始關心黨外的事務，他特別推崇費希平立委能與黨外人士打成一片又獲得民眾支持，在無形中化解省籍間的隔閡。民國75年（西元1986年）參與調查台大政治系學生李文忠退學事件和送別林正杰市議員喪會。民國78年（西元1989年）參加一場海外華人座談會中提出：「我們恐怕應該要跳出中國統一的圈子」，告別統一的意識型態。隔年他幫忙因主張台獨、爭取百分之百言論自由而自焚的鄭南榕遺孀葉蘭蘭競選立法委員。同時也將對內追求民主，與對外爭取獨立做整體性的思考。民國79年（西元1990年）他參加臺灣教授協會，與學生組成「制憲聯盟」，舉辦一系列的活動，並在活動的最後一天宣布退出國民黨，同年加入民進黨，並當選第二屆民進黨不分區國民大會代表。隔年加入「外省人臺灣獨立協進會」。其後民進黨主席許信良與國民黨合作通過一些很有爭議的憲法條文，引起張忠棟的不滿，因此宣佈退出民進黨。他始終秉持自己的理想不為利誘，也展現他身為一位自由主義學者的風骨。張忠棟於民國88年（西元1999年）病逝於台大醫院。他的生平著作有《大學教授的言責》、《鄉土、民族、國家》、《政治批評與知識份子》、《胡適五論》、《自由主義人物》、《一年一年又一年》等書。”

在上列的兩篇文章裡都沒有絲毫提到過他曾在新竹中學教書這回事，我想對他而言那並非一個重要的時段。對於他生前的政治



主張與政治生涯，我未必贊同也不予置評，然而我所永遠記得的卻是久遠以前我曾幫他謄寫文章的那些往事。在竹中的老師們當中，事業做得最成功的應該算是謝淵泉老師了。謝老師是我初二乙班至初三乙班的班導師，也教我們的體育課。在記憶中，謝老師身體健康壯碩，娶了當時管理竹中圖書館的女士為妻，也就是後來的謝師母。淵泉老師在一篇題為「菜鳥老師報到」的文章中描述他初入教育界時的景象：「大學東部畢業旅行到花師（現花蓮師院）觀摩教學，就有一種意願到那豐沛活力、山麓水瀉的大自然環境去服務。當時，人謂外塵介的偏僻「後山」，讓我找到了情感的寄託處。畢業前我自願申請花師為服務學校，因母校長去函花師要人，硬把我叫回母校省竹中。這是五十年前久遠的故事了。至今花蓮當時那純樸、勤勉與天奮鬥的社會生態環境，仍然揮不出腦中那遙遠的記憶中。它牢牢地拴住了我，鎖住了我的心。一年義務預官軍訓畢，新學年要開始，從小學為伴的老楊（即楊榮祥老師）再應召將去當翻譯官。我到母校報到首日，他想託我能接繼他的導班，希冀其心者能繼承以「愛」灌漑育人理念的他的班級的導師。校長破例肯允，讓本以操場為教室與屋頂教室絕緣的我創例在母校擔任老楊的班—初二乙班的班導師。臨走別敘，老楊留下記載班生每個人日常觀察心得記要一冊，使我未臨門已知每一個學生的特徵，優劣點及嗜好性癖等。對於如何運籌而隨各人資賦何去何從輔導的標準。早些時期怪我邏輯到處皆是，見怪而不怪。校長當時的開闊思達，破除許多靈性的幼苗惟有課室老師可灌溉，這些心田只有他們才有辦法耕耘的成見。校長德智體三育

並進理念加之群育的教育思想及對我個人的寄託，與老楊的敬業精神，盪漾於我心。他（即楊榮祥老師）不愧為我叫他綽號 Tai-Sho（大將）。做個老師不僅僅獲得工作，還要經營耕耘才是老師，我終於懂了。我踏出當老師的第一步。」此文描述謝老師初為人師時候的心路歷程，頗為令人敬佩。

與其他的竹中老師一樣，我和謝淵泉老師也有那段數十年毫無連繫的空白期。同樣地，經由 2010 年中籌備竹中 50 週年同學會的機緣，我和謝淵泉老師重新連繫到了。在接到我的傳佈給大家的有關在我的兩個網站上設立了「憶竹中」網頁的電子郵件後，謝老師來信想起了他的經歷：……離開竹中後，謝老師輾轉到了美國深造……1977 年，他應教育部的邀請回台灣參加了一次研討會後，離開了 Penn State 以及教育界，並改行從商而進入了嶄新的 Business 的領域。在那之前，謝老師毫無商業經驗，只憑著一股死拼的奮鬥精神，逐漸獲得了所有的商業上的知識和經驗。1990 年，謝老師被邀加入位於東京的 Mitsubishi Shoji Group 的一個分公司，擔任 Standing Member of Managing Board of Directors。在九年的任期中，謝老師親自參與了投資於西非 Cameroon 共和國的森林開發計畫。謝老師曾有數百萬美金的投資卡在約七萬五千公頃 (Hectares) 處女林地上……

從謝淵泉老師的其他幾封電子郵件中，我得知謝老師當初在竹中時曾與杜華神父相熟。在那個成長的初中歲月裡，我和其他一些同學們時常去杜華神父那裏去學英文和聽天主教的教義等等。謝老師於 1956 年經由 Father Donovan（張神父）及華語學院白



神父的介紹而認識了杜華神父。從 1959 至 1969 出國前，謝老師曾在杜神父督策的工青會裡面在夜間的課餘時間工作了 12 年。謝老師那時候幾乎過著白天屬於竹中、晚上屬於杜神父的生活。謝老師寫道：“當時，我是過著另類的修士生活也不誇口。”那時，經由謝老師向辛志平校長介紹並由白神父當中介，杜華神父兼任了包括我們初二乙班的英文老師。另外，我們初二暑假時隨著杜神父和張神父去日月潭一週的旅遊計畫，我於 2010 年中從謝老師那裏才得知他從頭到尾都有參與，由杜神父的公青會策劃發動，並由兩位神父帶領旅遊。在那些古老的時日中，謝老師與杜神父、白神父、張神父三位幾乎每天見面，每週二晚上張神父到謝老師的宿舍那裏去講道，謝老師有時在白天到華語學院去教台語，每晚去看杜神父。

另外一位難忘的竹中老師是教我們數學的彭商育老師。在我所寫的一篇“蔣木仍在”的文章中有一段：“……我高三畢業，填寫保送志願單時，心中懵懵然，不確知該選何種學系；因見蔣家均學化學，便也效尤，填寫第一志願為台大化學系，第二志願為台大電機系。單子尚未交給學校之前，母親帶我走訪她所結識的湖南同鄉竹中數學老師彭商育先生。相談之下，彭老師認為電機工程對我較為適合，建議我改第一志願為台大電機系；就如此注定了我一生從事電子、電腦等事業的命運。……”從這段描述可知，彭商育老師對於我個人的一生有著他或所不知的極大的影響。

我和彭商育老師也是有數十年的毫無連繫的空白期，直到 1993 年 8 月 21 日星期六晚上約七點半。那天，四位新竹中學的校友

（何啟垠，陳國雄，廖恆俊，盧昌平）發起了一個在 Lincoln Plaza Hotel 舉行的“新竹中學校校友聚餐，歡迎彭商育老師蒞臨訪問”。在那裏，我見到了彭商育老師以及其他的不少先後期的竹中同學們。

還有一位老師是我高三時教我英文的湯廷池老師。在 2010 年中，我曾打越洋電話給他，與他相談。湯老師因喪妻之痛，久久不能忘懷思妻之哀念，因此沒有能參加 2010 年 12 月的 50 週年同學會。他在電話中提起當年教我英文時，見我那時候似乎性情內向，便鼓勵我去參加如英文演講比賽之類的活動。我告訴湯老師說，經過了數十年的歷練，我已是一個非常外向的人，隨時隨地可以非常容易地與陌生人交朋友。湯老師聽後，似乎頗覺驚訝，但這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同學們和老師們都殷切地希望湯老師能夠儘快走出思念亡妻之痛。

2010 年 12 月 10 至 12 日舉行的竹中 1960 年班 50 週年返校同學會，我雖未能參加，但 2012 年一月回台時的一月 12 日，在台北捷運芝山站旁的強強滾滾鍋鏟餐廳裡，我與一些數十年未見的竹中老同學們有一個熱烈的重聚。我已將在這次難得的聚會中所拍的照片和 videos 等置於我的兩個網站上的特別設立的“憶竹中”網頁裡 (<http://www.aaapoe.net/taiwan013ahh.html> 以及 <http://www.1china1.net/taiwan013ahh.html>)。

2012 年 1 月 12 日，在台北捷運芝山站旁的強強滾滾鍋鏟餐廳裡，我與一些數十年未見的竹中老同學們有一個熱烈的重聚

自從同學們在 2010 年中開始籌備 50 週年同學會以來，我藉由我的兩個網站的“憶竹中”網頁 (<http://www.aaapoe.net/>)



taiwan013.html 以及 <http://www.1china1.net/taiwan013.html> 之助，幫著把所有同學們和老師們連接在一起，把同學們和老師們所寄來的照片、videos、文章、資訊等等全都放在網頁上與大家分享。除此之外，我也在 50 週年同學會的前後，分別打了很多長途和越洋電話，向不少的同學們和幾位老師們傳達我的問候之意。

籌備同學會的同學們尋找到 196 位同學及他們的連絡資訊，也找到 17 位老師的連絡資訊，同時也獲知在當初的 200 多位同窗之中有 28 位同學已經不幸往生。

竹中真是一個人才濟濟、臥虎藏龍之地啊！在每一個領域之內都有竹中人在其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無論是科技界、醫學界、醫藥界、學術界、建築界、政經界、服務界、商業界等等，無不均然。同學們如此，老師們亦然。這是我在 2010 年 12 月的 50 週年同學會的前後，在與同學們和老師們的互動之中所得到的確切的結論。

我們那年的竹中畢業紀念冊裡包含有所有同學們和老師們的照片。在我們高三乙班部份的左下角有兩張額外的小照片，其一是“校舍鳥瞰”，其二是“老謹”。在相片中，老謹站在腳踏車棚旁，右手執稻草帽。老謹是那時候的竹中校工，是無親無故、以校為

家的退役榮民。在學校時，我常與他打招呼，有時站在一起聊聊天。善良忠厚的他無由不使得人對他產生出離鄉背井、流浪他鄉的同情心。另外，在高三畢業前，做班長的我有責任籌劃高三乙班在畢業紀念冊裡的照片及通訊錄。我在校園裡最前面高年級教室的二樓上面的屋頂，以後面的十八尖山的某個山頭為背景，拍攝到較靠近山的低年級教室的一部份。我又找到了老謹，給他在我每日停放腳踏車的車棚旁留影一幀。如今老謹人在何方？

長滿鄉思林及多種蕨類植物的十八尖山（當時亦稱東山）上有很多美好的回憶，山頂的朝氣亭，山下的軍訓靶場，以及曾與當時的未婚妻（今日的妻子）攜手散步的山下小徑。在我離開竹中多年後的出國留學以前，我曾帶著當時的女友即今日的妻子爬東山。在竹中與竹一中之間的東山下，我指著一片相思林，向她敘述多年之前曾經發生過的事：那時候我還僅是個初中學生，一日清晨，一大群師生擁向那個相思樹林處，我也莫名其妙地跟著前往。大家看到一個中年男子的屍體懸掛在一株相思樹下，其面色青綠黑紫，其屍身隨風微微飄動。那情景在那個時候曾帶給我將近一個星期的失眠。這又是一樁與竹中相關的古老事體啊！

竹中第十三屆畢業典禮程序單上印著校歌：“美哉吾校，矗立塹上，巍巍巒舍，莽莽廣場，莘莘學子，來自四方，鍛鍊體魄，氣宇軒昂，砥立德智，蔚為國光，三育並進，毋怠毋荒。”程序單上的紅字印著：“一，典禮開始；……；二十，唱校歌；……二十二，畢業生退場……”。就如此，竹中變成我的人生歷史中的一頁。